



●刘锋杰 解读

张爱玲一百句

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 ● 人生不是赌气的事 ● 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 ● 女人要崇拜才快乐，男人要被崇拜才快乐 ● 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 好吃是一种最基本的生活艺术

张爱玲一百句

● 刘锋杰 解读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爱玲一百句/刘锋杰解读.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6
(悦读经典小丛书)

ISBN 978-7-309-06645-6

I. 张… II. 刘… III. 小说-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9038 号

张爱玲一百句

刘锋杰 解读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宋砚卓

出品人 贺圣遂

印刷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6.375

字数 108 千

版次 2009 年 6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 100

书号 ISBN 978-7-309-06645-6/I · 490

定价 1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卷前小引

李欧梵

每年夏天,我和太太都会到美国住上一段时间,离开热闹嘈杂的香港,隐居到旧金山的家中,一下子重又感受到世界的清静和凉爽,甚至还有点单调沉闷。除了出去听音乐会,会会朋友,也就是读书写作。季进打来越洋电话,说复旦大学出版社正在做一套“悦读经典”的小丛书,让我写几句话。我手边没有任何的资料,就翻出去年谈经典的一篇文章改写了一下,觉得作为开篇的话也还合适。

什么是经典?“经典”可以叫 classic,也可以叫 canon,或者 masterpiece,大家可以见仁见智。我倾向于英文用 classic 这个词。马克·吐温(Mark Twain)说:“经典就是人人谈论却无人阅读的书”(Classics are books people talk about but never read)。“经典”就是很伟大的书,但你是从来不读的。喜欢阅读经典作品的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

1923—1985)对此却持有不同的意见。在《为什么读经典》一文中,卡尔维诺对“经典”一词给出了十四个定义。卡尔维诺是在西方传统的内部谈论经典,而我想借助于他的几个定义,结合自己阅读经典的经验,略作阐述。

卡尔维诺说:“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对读过并喜爱它们的人构成一种宝贵的经验;但是对那些保留这个机会,等到享受它们的最佳状态来临时才阅读它们的人,它们也仍然是一种丰富的经验”〔1〕,我现在就是处于一种“最佳状态”来享受它们。因为,如卡尔维诺所说:“一个人在完全成年时首次读一部伟大作品,是一种极大的乐趣,这种乐趣跟青少年时代非常不同。”我不知道卡尔维诺所说的“青少年”是指什么年龄段,对我而言,青少年阶段就是我的大学时期,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西方现代主义经典,第一次接触到大师们的作品,其中包括了卡夫卡、乔伊斯、T·S·艾略特、托马斯·曼、弗吉尼亚·伍尔夫、威廉·福克纳、海明威等等。需要说明的是,当时(也就是1957—1961年)台大外文系是不讲授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几个神通广大的同学,他们或者在图书馆某个角落发现一些,或者在当地的小书店设法买到一些(都是一些比较廉价的 Modern Li-

〔1〕 Calvino, Italo, *Why Read the Classics?*, translated by Martin McLaughli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0), p. 4. 中译文参见伊塔洛·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黄灿然、李桂蜜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下同。

brary 版本)。我们深深陶醉于这些文学大师所营造的文学氛围。如果说“五四”以《新青年》为阵地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我们则以《现代文学》为基础发起了一场新文学运动。弗兰兹·卡夫卡充分体现了我们追求“新事物的震撼力”的信念,给我们注入了现代主义写作的新鲜血液。

那是我们文学性格形成的年代。“我们年轻时代的阅读行为通常收获甚微,因为那时我们太浮躁,不能潜心静思,缺乏阅读所需要的技法,或者说,缺乏人生的经验。”^[1]真是至理名言啊!那时我读过一本同学翻译的卡夫卡《乡村医生》,读完之后都不知道到底在讲什么;还有一篇关于托马斯·曼的高深的学术性文章(我已经忘记了它的题目)要我翻译,可我连它意思都弄不清楚。但是,这些东西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和触动,就像卡尔维诺所说:“它给了我们一个关于未来经验的模式或形态——即便将来我们只记得一小部分或是全部忘掉,它仍将在我们身上发挥作用。”事实确实如此,否则我也不会多年之后在香港开设“现代文学经典”这门课程。在美国这么多年,从没有想过要开这门课,而这门课首先是以阅读卡夫卡的《变形记》开始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卡尔维诺的另一个定义了:“无论是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还是扮作个人或集体的潜意识隐藏于记忆层面的背后,经典都是那些发挥着特殊影响力的

[1] Calvino, Italo, *Why Read the Classics?*, p. 4.

书籍”〔1〕。

对我而言,阅读卡夫卡的乐趣恰恰验证了卡尔维诺的四个定义:“一部经典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给人发现的书。”〔2〕第一次读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就被书中幽冥般的气氛所吸引,只是其中的意义我还是难以把握。但是卡夫卡的这种幽冥感却一直伴随着我。1980年代初期,我随同一个旅游团来到东欧,这是我第一次到东欧国家。在布拉格,我与卡夫卡第二次“相遇”。那时的捷克斯洛伐克还没有因为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而瓦解,在相当沉闷的社会气氛中,我还是鼓起勇气询问卡夫卡的足迹。我读过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使我深刻地意识到卡夫卡对于所有捷克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不论到了哪儿,无论走进哪家书店,“在捷克有卡夫卡的书吗?在布拉格还读不读卡夫卡?”这样的问题虽然从来没有引起人们的反感,但我也从来没有得到过实质性的答案,因为人们茫然的眼神已经回答了我。即便这样,我还是感觉到了卡夫卡的存在,所以我一直没有放弃对卡夫卡的探寻。一位干练的捷克女导游带我独自去了犹太人的墓地,在那里,我对卡夫卡的幽灵终于获得了最直观的感受。而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卡夫卡已经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在布拉格的

〔1〕 Calvino, Italo, *Why Read the Classics?*, p. 4.

〔2〕 Ibid, p. 5.

每个地方都可以买到便宜的卡夫卡 T 恤衫。从捷克回来不久我就急着重温卡夫卡的作品,不只是短篇小说,还有他的长篇《审判》和《城堡》。卡夫卡又以一个全新的面孔呈现在了我的面前:他不再是一个带有神秘性质的现代主义者,而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预言式的历史人物。小说中所“想象”的东西,不论是人类生存状况的荒谬,还是那些不知名的专制制度,或者一种特殊理性生发而来的面貌不清的暴政,都显得异常真实。用理论化的语言来讲,这是一种经典文本的“回馈”,经典在被阅读的过程中会产生一种“潜在效应”(沃夫冈·伊瑟语)。正是这样的文本,我们对它一见钟情,又沉浸其中流连忘返。

以上提及的对现代经典的喜爱,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个人的原因:它们发掘出我内心珍藏的记忆,为我“追忆似水年华”提供了线索。对于现在的年轻一代,被强制坐在教室里,平生第一次阅读那些经典作品的学生,他们还会产生和我们一样的感觉吗?我们还会不会坚持这个时代仍然需要经典这样的信念?现在的年轻人寻欢作乐的方式都是容易上瘾的网络、数码、电脑游戏、动漫一类的东西。在这些全新的刺激和拟象中,经典还能拥有一席之地吗?在现代城市背景下,“经典”到底意味着什么?

卡尔维诺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人文主义者。实际上,他早已预料到了当下社会生活的“快节奏的步调”,“无法忍受

把大段大段的时间或空间让位给人文主义者那种庄重悠闲”。他最后的两个定义正是针对当下的这种情况的：“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它把现世的喧嚣调成一种背景轻音，而这种背景轻音对经典作品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我希望我们都能听得到卡尔维诺的幽灵发出的简洁的“背景轻音”。无论是前台还是幕后，经典永远伴随着我们，就像卡尔维诺的英文译者马丁·麦克罗林所说：“经典应该是保持自身的现代性意识，却时刻不忘传统经典的作品（如同卡尔维诺的文本那样）。”^{〔1〕}让我惊喜的是，在商场里的一家书店 Page One 里，我发现了不少卡尔维诺的书，这说明这位意大利的杰出作家对当代读者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但是，我必须对卡尔维诺的定义作出补充：假定我们还能把“现世的喧嚣”减弱为“背景轻音”，那么这种背景也不会是“和风细雨”，而可能是不受控制的暴雨雷鸣。但不管怎样，卡尔维诺还是在文章的背后作出了总结：“阅读总要比不阅读要好。”

现在复旦大学出版社为了推动经典阅读，策划出版这套“悦读经典”小丛书，致力于“普及中外经典，倡导快乐阅读”，将经典的丰富意蕴，通过专家们的精妙阐发，传达给普通读者，我认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真正的经典总是在一代又一代人的阐释中代代相传的，虽然这些经典的阐发难

〔1〕 Calvino, Italo, *Why Read the Classics?*, p. X.

免有阐释者的偏颇,但毕竟为我们亲炙原汁原味的经典提供了津梁,我也相信,会有更多的人通过这套小丛书进而去直接阅读经典,从而赋予经典以生生不息的新生命。

2007年7月19日

引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

劉錫傑

张爱玲于一九二〇年九月出生在上海的张公馆里，乳名熨熨，爱玲的名字是母亲送她上学报名时应急取的。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母亲黄素琼（后改名为逸梵），姑姑张茂渊，祖父张佩纶，祖母李菊耦。祖父张佩纶是朝廷中的清流党，批评朝政，抨击大臣，名望极高。祖母的父亲就是清朝重臣、中国近代洋务运动领袖李鸿章。张爱玲的历史就从他们这里开始。

小时候的张爱玲，一开始就做着文学的梦，九岁就开始投稿：

“记者先生

我今年九岁因为英文不够所以还没有进学堂现在先在家里补英文明年大约可以考四年级了前天我看见

编辑室的启事我想起我在杭州的日记来所以寄给你看看不知你可嫌它太长了不我常常喜欢画画子可是不像你们报上那天登的孙中山的儿子那一流的画子是娃娃古装的人喜欢填颜色你如果要我就寄给你看看：祝你快乐”

实际上，她的创作要从七岁算起，那年写了一篇家庭伦理小说，还写了一篇历史小说，开头便是“话说隋末唐初的时候”，颇有《隋唐演义》的叙述语调。八岁时尝试写一篇题名《快乐村》的乌托邦小说，在里面设计了图书馆、演武厅、巧克力店与屋顶花园，公共餐室是荷花池里的一座凉亭。她的第一篇完整小说是在读小学时写的，写一个三角恋爱的悲剧，同学们争相传阅，这些同学应当算是正宗的第一批“张迷”，读的正是一个文学天才的少作。

张爱玲于一九三一年秋进入圣玛利亚女校学习，大概在十二岁时，继续着少年时期的理想主义，写了《理想中的理想村》。

十四岁时，张爱玲模仿张恨水，写起了长篇章回小说《摩登红楼梦》，回目是父亲代拟的，共五回。不妨引一段来欣赏一下，写的是贾琏得官后：

“黑压压上上下下挤满了一屋子人，连赵姨娘周姨

娘也从小公馆里赶了来了，赵姨娘还拉着袖子和凤姐儿笑着嚷：‘二奶奶大喜呀！’……凤姐儿满脸是笑，一把拉着宝玉道：‘宝兄弟，去向你琏二哥道个喜吧！老爷栽培他，给了他一个铁道局长干了！’宝玉……挤了进去，又见贾母歪在杨妃榻上，鸳鸯蹲在小凳上就着烟火烧鸦片，琥珀斜欠倚在榻上给贾母捶腿……贾琏这时候真是心花一朵朵都开足了，这一乐真乐得把平时的洋气派洋礼节都忘得干干净净，退后一步，垂下手来，恭恭敬敬给贾政请了个安，大声道：‘谢谢二叔的栽培。’”

张爱玲的写作水平，在中学时代得到了飞速提升。她在校刊《凤藻》和《国光》上发表了散文、读书报告和小说。其中散文《迟暮》，文章的结尾处写到了“夜半的苍凉”，对张爱玲来说意义重大，她日后的美学就被称着“苍凉的美学”。《秋雨》更见写景的功力，渲染秋雨笼罩下的暗沉沉的凝滞的气氛，反映了张爱玲的审美观，充满了发现的能力。一九三六年，张爱玲在校刊上发表了小说《牛》，写农人禄兴没有耕牛，只好向邻居借牛耕地。一九三七年发表了小说《霸王别姬》，写的是历史题材，表现了对于女性的反思。张爱玲是中国现代的女性主义者，她对女性的同情，她对男权社会的批判，她自己的独立，都证明了这一点。《霸王别姬》是女性主义的一个温和的宣言。

一九三九年下半年《西风》杂志举办征文大赛，题目是“我的_____”，张爱玲以“梦”为题，写下了《天才梦》去参加。《西风》设奖十名，为了鼓励，增设名誉奖三名，张爱玲获得最后一名，列第十三位。《天才梦》是张爱玲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第一块真正的标石，踏着它，她摘下了文坛上的金苹果。

张爱玲真正地红遍大上海，是在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间，她在《紫罗兰》上发表《沉香屑 第一炉香》后迅速登上了创作的巅峰。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先后发表小说《沉香屑 第二炉香》、《心经》、《倾城之恋》、《封锁》、《金锁记》、《连环套》、《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发表散文《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更衣记》、《公寓生活记趣》、《论写作》、《私语》、《自己的文章》等。一九四四年，她先后将小说结集为《传奇》，散文结集为《流言》，一经出版，立即受到读者的极大欢迎，一印再印，给人们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传奇》、《流言》可与鲁迅的《呐喊》、《彷徨》齐名，成为作家作品的象征。

一九四五年以后，张爱玲除了继续创作小说与散文外，还涉足电影剧本写作，先后发表了《不了情》、《太太万岁》等，这是张爱玲后来在香港从事电影剧本写作的前奏。一九五二年张爱玲在逗留香港期间，创作了有争议的长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一九六二年重回香港，她写作了大量的电影剧本，其中有《一曲难忘》、《红楼梦》等。在整个的

七十年代,张爱玲忙着研究《红楼梦》,最终结集为《红楼梦魇》出版,了却了一个心愿。一个终生痴迷《红楼梦》的作家,一定要为《红楼梦》的研究做点贡献才能心安。在八十年代,张爱玲用国语翻译《海上花列传》。一九九四年,张爱玲的《对照记》由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是年,张爱玲获得台湾《中国时报》终身文学成就奖。一九九五年五月,皇冠出版社再收张爱玲的翻译作品《爱默生选集》,以第十六卷出版,至此,皇冠版《张爱玲全集》成为张爱玲的最权威的作品大全,流布人间。这一年,张爱玲也告别了人世。现在的皇冠版《张爱玲全集》已经出到第十八卷。二〇〇九年皇冠出版社及大陆出版社又出版了张爱玲的长篇自传小说《小团圆》,一时间,又是洛阳纸贵。这急坏了几位一直不看好张爱玲的批评家,说是“张爱玲热”应该冷一冷了。可原本就没有人号召,也没有人大树特树这个榜样,“张爱玲热”是自发的,真的要去降温,却找不到好的办法,一,你不能命令不出版她的书;二,你不能命令人们不去读她的书。真难。

应当说,张爱玲不是以作品数量著称的,她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征服着读者。有人认为张爱玲的创作高峰只不过两三年,大概是从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左右,可这两三年确实是杰作迭出,拥有这两三年,也就足以在文坛独领风骚。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要是从女作家的角度来看她,她是现代女作家中第一人。要是从整个中国文学传统来看张爱玲,

可与其比肩的女作家只有李清照。前有李清照,后有张爱玲;繁华异代出,文海现奇影。

为了认识张爱玲,人们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精神探索。有的研究张爱玲的创作风格,如傅雷,他看好张爱玲的才华,称《金锁记》“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到了五十年代末,夏志清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为张爱玲立专章,篇幅长于鲁迅,张爱玲所获得的评价充分、准确。夏志清明确地宣称《金锁记》“这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后来,深受张爱玲影响的港台作家对她推崇备至。王赉和说:“张爱玲的小说,乍看写的像都是小事,其实是很世界性,很 Universal,一个时代就出这样一个作家。”白先勇是这样评价的:“她很细致,她比我要细多了,写一个椅子,她可以写一页,哈……真会写,生花妙笔……哈……一件事情可以长篇大论的写下来,她是厉害得不得了……很细致,很细致,我想我比她粗枝大叶得多。”

到了八十年代,在大陆,赵园重评张爱玲,承认“她的作品使人看到,她怎样较为成功地调和了两者——中国旧小说与西方现代小说的不同情调,在似乎‘相克’的艺术元素的化合中,找到了自己的那一种‘调子’。这调子未必是最动人的,但对于张爱玲叙述故事,却是最适宜的。这就够了。”后来的陈思和则认为张爱玲提升了现代都市通俗小说的品质:“张爱玲对现代都市民间文学的贡献是她把虚拟的都市

民间场景：衰败的旧家族、没落的贵族女人、小奸小坏的小市民日常生活，与新文学传统中作家对人性的深切关注和对时代变动中道德精神的准确把握，成功地结合起来，再现出都市民间文化精神。因此她的作品在精神内涵和审美情趣上都是旧派小说不可望其肩项的。她不是直接描写都市市民的生活细节而是抓住了社会大变动给一部分市民阶层带来的精神惶恐，提升了一个时代的特征：乱世。那些乱世男女的故事，深深打动了都市动荡不安环境下的市民们。”吴福辉也认为：“张爱玲雅俗共存的小说，是中国海派文学的高峰，预示了一种民族文学的方向：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是中国文学调教出来足以面对世界的。”“张爱玲的文体，高可以与世界文学、与中国文人文学的高峰相连，深可以同民间文学、传统的市民文学相通，真正兼有现代化与中国化的双重品质。”

张爱玲的作品给予人们的最大感受是什么？还是作品美得全面，美得彻底，美得纯粹。当时就有这种看法：“依我个人看来，是‘妙极’，可以一句话包括我的感想：‘横看成岭侧成峰’。看她的小说，通篇看固可，一句句看亦可，所以，‘横看成岭’好，‘侧成峰’更好。”苏青更有“非急切地吞读下去不可”的阅读感觉，她说张爱玲的作品就“像听凄幽的音乐，即使是片断也会感动起来。她的比喻是聪明而巧妙的，有的虽不懂，也觉得它是可爱的。它的鲜明色彩，又如一